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 谷埔文化復興及復育項目

《村越——文化連繫鄉村、城市、地域》

NO. 9

第九期
2. 2026

谷 報

K
U
K

P
O
S
T

第九期主題：復興之途

《多元化的本地鄉村復興：記村落交流會議》

《鄉村復興所為何事？訪鄉村研究者梁志遠博士》

《如果冇我，谷埔就有晒人：松記》

《一日校長終身校長：宋亞強》

家中珍寶——《八仙桌》

回顧《豐年城市》：一場動人的城鄉對話

村民投稿——《沙頭角墟》李源發

村民投稿——《童年軼事》宋關仁



查看更多的資訊

@kukpogether

出版機構

**POLYU
DES'GN**

資助



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Fund



鄉郊保育辦公室
Countryside
Conservation
Office





芳騰桂首

交流的傳統

有活動，就有社區，不論在村落，還是市區，人走在一起，成為生活。

昔日的鄉村，談天是生活，也是生計，交流農作物種植心得，交換豬隻飼養的資訊，外地搵食的方式。物換星移，鄉村不如昔日的熱鬧，而我們在深水埗也展開一場城鄉的交流。

2026年1月，我們完成深水埗的「豐年城市——鄉城相遇的1.5公里」展覽，連結城市、鄉村，走入小店，認識團體。深水埗有劏房小孩，有南亞朋友，有純素餐館...因為客家文化，我們聚在一起。

走在深水埗，見回熟悉的面孔，這不正是鄉村的特質，熟悉的土地，熟眼的朋友，熟知的草木。因着活動重聚，融合與交流，迸發新的創意：客家的豬肉砵，變成JOYS CAFE的純素菜式，谷埔的蜜糖，加入Colour Brown的咖啡，成為限量版的「蜂蜜薑汁泡沫咖啡」特飲，讓城市見到鄉村，體會鄉村的魅力。

城市邂逅鄉村，新一期，村越，我們穿越城市，穿過鄉村，穿梭地區，走到世界，聽聽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梁志遠博士談談《鄉村復興所為何事？》村落復興的理論，如何重構人與人，人與土地的連繫。

鄉村從不是一成不變，不同村有不同創意，去年年尾舉辦的跨村交流會議，《多元化的本地鄉村復興：記村落交流會議》一文，記下谷埔、榕樹凹、荔枝窩和梅窩的經驗，從傳統出發，變成文化和旅遊資源，重建鄉村與城市的關係，吸引人、資源和創意重回鄉村。

有地方，必須有人。從松記的口述文章《如果有我，谷埔就有晒人：松記》，道出熱情和努力的重要，楊丙生(松記)一己之力於2000年後，創立松記士多，並將之轉型為著名的客家餐館，吸引周潤發和富豪來訪，成為沙頭角鄉村的標之一。他不只是開餐館，也聚合一班村民回村工作和生活，令谷埔重現生氣。而宋亞強校長為啟才學校和谷埔教導一代代的學生，文章《一日校長終身校長：宋亞強》述說他幾十年獻身鄉村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往事，鄉村做事，沒有熱情是無法維持。

海納百川，我們邀請村民和作者撰寫文章，有梁佩珊的專欄《家中珍寶》，介紹八仙桌背後的故事，也有村民李源發和宋關仁的文采飛揚，以文字述說村中的過去。

因着鄉村，我們再在一起。不論在深水埗，還是在交流會議上，時代改變，但人心不變，多見多聽多聚，有活動，才有社區。

五月，谷埔、榕樹凹和荔枝窩，再見大家，一起談天，共同交流，這就是鄉村復興的起點。

袁智仁

2026年2月1日

歷史的未來： 重述鄉村復興的創意和產業

跨村交流會議

The future of our history:
Rethink the innov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產業?

《多元化的本地鄉村復興：記村落交流會議》

世界各地的不少鄉村都在面對人口流失的挑戰，城鄉之間的互動也早已不再只是「鄉村生產、城市消費」的舊模式。昔日本地鄉村是自給自足，但今時今日的鄉村難再復舊觀，不少鄉村面臨荒廢，面對青年人口流失、地方偏遠，城市和農村的關係又該如何重寫呢？從國際到本地，鄉村復興都是一個大課題。

各處鄉村各處例，本地鄉村復興方興未艾，尤其在沙頭角，鄉村有不同特色，如：谷埔以建築和風景著稱，榕樹凹有客家大廚和舞麒麟習俗，大嶼山梅窩則以農產品馳名。如何從特色變成產業，吸引旅客，讓村民回流；引入農夫、藝術家等新居民，怎樣令鄉村添上活力呢？

偏僻不再是問題，反而是優勢。城市化不再是洪水猛獸，面對發展壓力，走出城市人/村民這種二分對立。去年九月，我們於理工大學舉行「跨村交流會議——歷史的未來：重述鄉村復興的創意和產業」，全場滿座，來自不同鄉村和機構的朋友，重新檢視鄉村經驗，從歷史、創意、青年教育、政府角色到產業，再探究本地鄉村復興的未來。



從歷史、復耕到文創

是次會議邀請沙頭角的鄉村——谷埔、榕樹凹、荔枝窩、南涌村的朋友，從沙頭角、印洲塘到大嶼山，分享不同鄉村復興的故事。

村最重要是人，有人，才有村。如何留住人，不只是香港，也是世界鄉村的共同問題。

理大「重聚谷埔」團隊的袁智仁，談這四年的工作。谷埔從歷史出發，利用歷史、舊照和故事，團結海內外村民，讓社會見到鄉村的特色。谷埔村在近五年發展顯著，回村人口增加，許多村民因村莊發展而考慮回流。團隊以歷史為共同語言，將舊照片修復並出版相冊，以凝聚村民並吸引年輕人了解村莊歷史。村莊內出現多個自主項目，如農具古物收藏屋及自然教育

活動，展現村民的積極參與。團隊協助村民解決交通和船隻等問題，同時也推動啟才學堂，鼓勵村民學習新技能，並將鄉村文化帶到城市舉辦展覽與活動。

復興不是一代村民的事，也需要社會的參與和承傳。有故事，也要有收入，吸引人留下來。

01
村民和公眾聚精會神參與會議

02
理大「重聚谷埔」團隊負責人陳翔教授

03
理大「重聚谷埔」團隊袁智仁

扎根大嶼山和梅窩多年的「好老土」營運及發展總監 Miffy Ng，融入本地農作物和創意，創立「有種大嶼·學徒計劃」，建立品牌，連結城市青年與梅窩的農夫及職人，推動可持續鄉郊產業與在地品牌。該計劃已吸引約160位青年參與，並為機構帶來超過40萬港元的年收入，同時也促成青年與農夫合作發展新項目。團隊採用「資產為本的社區發展」模式，相信村民有能力解決問題，並透過「關係人口」模式，讓城市青年以雙重身份參與鄉郊生活。他們將本地農產品精品化，如培植糖度達23度的黃皮和26度的菠蘿，品質可媲美日本與台灣，並透過加工品穩定農夫收入。



04
「好老土」營運及發展總監 Miffy Ng

方法總比問題多

鄉村復興，不是一條方程式，沒有捷徑，需要因時、因地制宜。

沙頭角的南涌曾面對土地收購，可能迎來大型發展。南涌「蘆葦花開」成員松木提供另一個方式，於一成不變的保育和大型發展中，找出新的路線。他們自2005年起，與村民合作，透過租地復耕與社群共議，逐步建立生態村。核心成員自稱「養地人」，自籌資金購買農地並擴大租用面積，現已達約80萬呎，致力於生態農業實踐。社區透過自建廚房、每週社區午餐、口述歷史訪談與傳統節慶活動，促進新舊村民的連結與認同。

榕樹凹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村長溫華聰用上傳統美食留住人心。村莊曾因移民潮而荒廢，但近年來村民決心復興，透過修路、供水等基礎建設，並舉辦大食會等活動凝聚村民。溫強調美食是吸引村民回流的重要方式，透過正月十五的聚餐維繫情感，吸引村民回鄉，凝聚宗族認同，並展示村莊的歷史文化與環保傳統。

荔枝窩村是復興的先行者，村長曾偉業是其中重要的推手，他不僅改變荔枝窩，也影響榕樹凹等後起之秀。他分享荔枝窩自2013年起在滙豐銀行慈善基金與大學團隊支持下，推動復耕與文化保育，並於2018年獲得鄉郊辦的協助。他指出初期面臨信任問題，但透過實際行動逐步建立村民的信念，並強調荔枝窩因村民持續維修家屋而得以保存完整。曾村長肯定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放寬鄉村飲食與牌照是重大進步，並期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而非僅是資金。



05
南涌「蘆葦花開」成員松木

06
(左起)榕樹凹村長溫華聰、榕樹凹村民以及荔枝窩村長曾偉業



蘆葦花開的社交平台



06

育村，更要育人

熟悉鄉村發展的理大講師梁志遠博士，他身體力行，自2013年起推行「下鄉學習」服務學習課程，每年約有30至55名大學生在鄉村居住8至12天，學習農務、社區建設與文化技藝。他提出「三農教育」理念，旨在讓學生學習農業知識、了解農民處境並欣賞農村文化，以修正城市學生對鄉村的誤解。這種「半鄉半城」的教育模式對大學生產生巨大衝擊，促使他們反思城市生活，並對鄉村產生濃厚興趣。

有人重要，錢也是關鍵。

對於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各有其法。袁智仁強調復興鄉村，不單是改變鄉村，也影響政府的政策，如：近兩年的施政報告，政府就大力支持印洲塘，成功吸引社會的資源。而松木則強調義工和村民參與，他們沒有政府的資助，反而由參加者付出，支持復興的工作，如：建造廚房、養地復耕。

Miffy Ng則推展鄉村品牌，將農產品升級，如水果存放期不長，她們與麥子啤酒合作，將梅窩何氏果園的雞

心黃皮，做成手工啤酒《爽皮》，讓本地農業和生產結合，方便城市的顧客。成功很難單靠一方，榕樹凹村民溫華榕提出「鐵三角」模式，強調復村需村民、外部團體與政府三方協作，分享資源、人力和文化。交流，促使改進，討論除了提升對鄉村的想像力，也為我們提供了先例。我們仍在前行的路上，鄉村保持學習態度，與不同團體和村民合作，保持活力，原來本地鄉村也可走上日本、國內或世界各地成功村落之路。



07

梁志遠博士



08

08

大嶼山何氏果園「香水蜜糖菠蘿」(照片來源：好老土Facebook)



09

09 10

大嶼山風味手工啤酒「爽皮」(照片來源：好老土Facebook)



10



可參考好老土 Good Old Soil 的社交平台



11 榕樹凹村的麒麟隊和村民合照



12 榕樹凹村民為公眾示範做客家炆豬肉



13 客家生活體驗村，讓參與者透過體驗式學習，對香港文化、客家文化、地質生態及可持續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照片來源：荔枝窩客家生活體驗村 Facebook)



14 「村樂農墟」源自於荔枝窩每月首個週六舉行、成立於2017年1月的「荔枝窩有農墟」。(照片來源：荔枝窩有農墟 Facebook)



榕樹凹村Facebook



荔枝窩有農墟Facebook



「暖窩」是荔枝窩村民自發組成的「社會企業」



15 16

鄉郊保育及發展，持分者如村民、團體機構如理大重聚谷埔團隊、資助者如鄉郊保育辦公室以及公眾，都缺一不可。



《鄉村復興所為何事？訪鄉村研究者梁志遠博士》

撰文：黃碩政 訪問：袁智仁

為甚麼要復興鄉村，這些計劃真正在服務的是誰人？曾任職註冊社工、目前任教於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梁志遠博士相信，鄉村復興不只是修復老屋、復耕農田，還要讓城市人走進鄉村，認識其生活文化的價值。鄉村復興的核心，應在於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重新建立的連繫。

在香港，鄉村與城市近在咫尺，這使得「回村」有潛質成為城市的延伸部分。這種親近固然是優勢，但假若處理不當，鄉村可能為迎合遊客，失去了原有的文化靈魂，甚至淪為城市的附屬品。回顧過去的復興計劃，梁博士在訪談中分享了近年一些實踐上的變遷，以及從中觀察到值得反思的課題。



17



18



19

「復興」在字面上的含義，或許是重現曾經興盛的場面。過去的鄉村復興也沿着此思維，較着眼於重建生活空間，吸引村民和「村二代」回來。梁博士因此認為，十餘年前展開的荔枝窩復興相當具啟發性，因為現在的荔枝窩還能吸引城市人到訪。現在，梁博士常思考村民在復興過程中的地位與角色。他認為比起嘗試令村民去做些甚麼，像荔枝窩的復興思維，或許有更大的實踐價值。

由於城鄉距離較短，讓香港的復興鄉村猶如鄰里間的對話。荔枝窩的村民修復老屋，吸引城市人周末體驗農耕；大澳的水上人家透過棚屋保育，讓遊客看見漁村的歷史。鄉村為城市提供田園夢想，城市則為鄉村注入資源與活力，兩者的互動足以成為雙向學習。

然而，梁博士同時認為，若過度迎合城市需求，如興建千篇一律的咖啡店，鄉村可能就會變成城市的「後花園」，失去其文化與生態根基。大澳的居民積極修復棚屋與記錄歷史，試圖保留水上人家的生活方式，但在成功背後，也存在鄉村項目走向城市化的隱憂。鄉村復興放眼城鄉關係，需要考慮的持份者也自然增多，例如若要獲批資助，鄉村便要考慮應否迎合政府，把社區改造得能吸引更多遊客。

因此，梁博士強調，理想的鄉村復興，應該是由村民主導、城市參與的合作關係。雙方應成為平等伙伴，彼此學習、共同成長，避免令鄉村成為城市的附庸。正如大澳的成功，很大程度來自村民的主動性，但棚屋在商業壓力下會否淪為旅遊景點，不再是活生生的社區，同樣值得警惕。

17

城鄉交織：鄉村作為城市人的學習基地 (照片由梁志遠博士提供)

18 19

香港花寮農場 (照片由梁志遠博士提供)



20 21 學生於南涌和二澳的學習和服務。(照片由梁志遠博士提供)

共享與共同福祉

荔枝窩的復興項目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一方面，村民與城市人合作活化老屋與農田，打破傳統農民導向的復興模式。不過，梁博士也指出，過多的城市參與可能令荔枝窩失去原有寧靜。如何平衡城市資源與鄉村自主，是未來發展的關鍵。

在許多鄉村，土地、建築與自然資源往往不是屬於某一個人，而是整個社區共同擁有與使用。如果缺乏共識與協調，資源很容易被過度開發，造成所謂的「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荔枝窩的經驗則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城市人參與農耕，村民分享土地與知識，除了能解決資源分配問題，還增強社區凝聚力。梁博士認為，這樣的合作能創造「共同福祉」(common good)。由此可見，適當的共享與合作，能讓鄉村復興成為一場城鄉共學的實驗。



22 23 學生於南涌和二澳的學習和服務的宣傳海報。(照片由梁志遠博士提供)



24 25

學生考察荔枝窩及梅窩
(照片由梁志遠博士提供)



26

2023年參與天水圍活動，
推廣鄉村 (照片由梁志遠
博士提供)



27

學生於廣州鄉村學習傳
統編織

鄉村復興的挑戰，在於如何平衡發展與保育。與此同時，推動者更要面對行政與政策上的限制。例如大澳棚屋項目的進展緩慢，政策限制及資源問題，總會讓項目舉步維艱，使得許多理想難以落實。

在這樣的環境下，村民的參與則更顯重要。許多成功的實踐都來自村民自發的行動，例如記錄地方歷史、提出規劃意見、或與外界合作重建空間。這些經驗提醒我們，鄉村復興的成功，十分依賴地方社群在現實條件中，尋找夾縫並開闢新的可能，不能單靠外部資源的推動。

對梁博士而言，鄉村復興的關鍵，在於建立一種長遠而具互信的合作關係。城市與鄉村不應只是資源輸入與消費的關係，而是能夠共同討論、共同參與的夥伴。唯有如此，鄉村才能在復興同時，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未來。





「如果有我，谷埔就有晒人。」楊丙生(松記)訪問

「知識可以傳授，但智慧不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小說《悉達多》講述佛祖悟道，只能體會，不能學習。楊丙生(松記)創立松記士多，走自己的路，活自身的道；他的智慧，不是學習，而是嘗試。

谷埔社區營造之先鋒，松記當之無愧。松記士多，現時是餐廳，為沙頭角一帶最出名的農家菜之一，也是

谷埔的地標。跟發哥(周潤發)是好朋友，以前每年初三，發哥夫婦跟媽媽、姐姐都會到松記拜年。

他改變了谷埔，谷埔也改造了他。松記永遠掛着笑容，高談闊論，大聲，偶有粗言，但不失禮貌，啤酒隨身，灑脫自然，跟誰人都是朋友。

28 29 30 31

2005年松記前地 (照片由楊偉斌提供)



「如果有我，谷埔就有晒人。」來過谷埔的人，一定聽過松記；而沒有來過谷埔，也許亦聽過松記，曾經松記就等於谷埔。

20多年前，他從市區再次回來出生的谷埔，面對是一片荒蕪，老的老，死的死。谷埔，不再是村落，只剩下地名和他的回憶。他因為喜歡釣魚，跟一班朋友，在海邊、榕樹下，開設松記士多。他想起了60年前，烏蛟騰、梅子林、榕樹凹的村民，走過他古老的大屋和碉樓，拿起門外的茶杯，喝一口清茶解渴，繼續往沙頭角趁墟辦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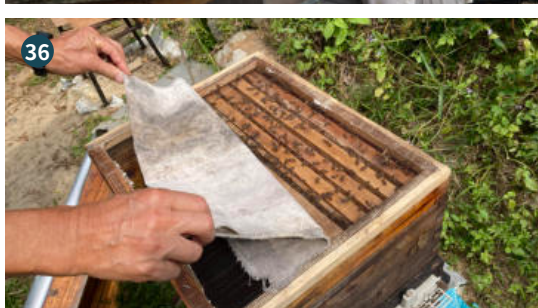
小時候，他成績不好，「啟才讀書的時候，宋亞強曾經做校長，經歷過幾位校長。有書唔讀，去玩公仔紙、跑蟋蟀、玩蚱蜢。」他常笑說考第一，不過是倒轉頭數起來。

「人是生，物是死，多啲改變。」對社會、政府，他有想法，有理想。20年的爭取，松記終獲得食肆牌照。由25年前，荒無一人的谷埔，變成高朋滿座的餐廳。

松記留住了人，讓谷埔重現生氣。然而，餘波未了，餐廳還遇上問題，面對官非，他眼中，也是悟道的一部份。

32 33

2024及2025年新年時期，座無虛席。



回家的理想

少小離家老大回，2000年的松記，從消防員的工作退休，正值50多歲的壯年，回鄉成為他的生活。他幾代人世居谷埔，祖上從五肚遷至海下，買下物業，成為他退休的樂園。

34 35 36

2021年，沒有營業、平日的松記士多。

「鄉下人，城市唔啱，出完城，就想返嚟。城市條條街都一樣，13、14歲出去打工，做過工廠車房點心。」

2000年的谷埔，像不少鄉村步向沒落，無常住居民，沒有遊人，也沒有街渡。村民回來，大多為老一輩，多是為祭祖，不是攀山，就是花錢請船。海下，不像現在的遊人如鯽，而是荒蕪一片。

「我回來就會搞蜜蜂，有松記，谷埔就有咁荒涼，2000年前谷埔最荒涼，冇人到。最後一批留在村的人，老的老，死的死。」

松記，就享受這種寧靜。

好食、好山、好水，他在谷埔留下來。開始是士多，遇上廚師，給朋友煮食，取得食牌，變成餐廳。

37



38



「2000年的時候，回來釣魚，剛巧有朋友做廚師。這裏有一間祖屋、有榕樹，又種咗英雄樹，在樹下食東西就最好。環境好好，飲杯嘢，又近海，又有大樹有瓦遮頭。」

「2000年開始松記(士多)，冇想過做大生意，山旮旯地方，人流唔多。」對比賺錢，松記更上心是賺人，沒有鄉公所的石埔，士多變成聚腳點，也讓村民可留村工作，更有歸屬感。「有間松記，多咗多人，本來唔回來的，去咗沙頭角不返來的，而家都返來，如果我唔嘍度，人影都冇。」

39



37 38 39

2025年的松記士多。士多的建築物是松記的祖屋。

40 41

海下的大樹，是村民、遊客、狗狗的乘涼休憩處。

40



41



舌尖上遇上發哥

「如果我唔喺度，谷埔就冇人。」

他常和朋友在此玩撲克，「松記係過日辰，贏不到甚麼，贏到啲客(朋友)，開心傾偈，大家啱傾就得。冇人見到松記，就嚟探我。」

做餐廳，最重要是「食材」，過得自己，才過得人。

「食物唔靚唔出，經過我的「衰口」食過，七成OK，我才會出街，但六成都唔得。不想做大，無想過今日。」

好食無非是食材的鮮，新鮮的食物，城市難尋，也成為谷埔的賣點。「當時自己養雞，魚好好賣，因為野生，整得好。好。(用柴)火特別好，有心機做。」他特別推介蠔餅，「食材特別好，蠔係新鮮嘅，蛋靚。」



除了食材，還有巧手，他不是一成不變，只做傳統客家菜，也有創新。「有廚師所以有得做，蠔特別靚，鴨都係特別靚，第一代師傅做鴨，特別好食。他做的鴨，是西貢客家方式，不是沙頭角的客家，味道好好。」融合沙頭角與西貢的客家菜，也有來自於比利時開餐館的珍姐坐鎮，做魚乾、蒸蠔等特別菜式，專門留住熟客的肚皮。

李嘉誠、蔣震等城中富豪也曾慕名而來，而熱愛行山的發哥(周潤發)更是他的熟客。「我同發哥好熟，發哥好鍾意吹水冇架子，尊重人好受歡迎，不過近年好少來。發哥帶咗好多名人來，他跟媽媽、姐姐入嚟影相。以前年初三會過來開年，帶埋媽媽過嚟。」

42 43 44 45

每年秋冬都是蠔隻肥美的季節，蠔餅、蒸蠔都非常新鮮美味。

一手啤酒，一口紅酒，假日的松記猶如嘉年華。他如穿花蝴蝶，遊走於山客、食客、村民之間，共同歡度假期。



既來之 則安之

松記士多吸引遊人，松記楊丙生引來朋友。谷埔，不再只有土生村民，也有長居於此的街坊。

他從西貢帶來廚師，創新客家鴨。而來自元朗的鬍鬚仔，熱愛這片土地，也在此定居，幫助打理松記，他們也是村民。

「其他人(留在谷埔)冇所謂，來到松記，只要唔破壞村，唔好同村民唔妥。現在有不同人在松記，有人來自元朗、沙田、鎖羅盆和二肚的人，亦有很多遊客，有的一個月過來三次，有的一個星期過來兩次，這些客人都是來吹水飲啤酒。」

對比20多年前，荒蕪的谷埔，現在更有活力。他努力維持這種和諧，令新舊的村民在此安身立命。

「其他人不要令村民投訴，令村民不滿意，不要有無謂的衝突。」他回想昔日，脾氣很大，現在懂得溝通，不論是大學、團體、還是遊客，他也視為朋友。

放下脾氣，唯一放不下是紅酒，「紅酒是我的權益，身體唔好，就多做運動，去游水。但就一定要飲，冇血液流動，人會死。」

只要松記尚在，谷埔也有人在。

46

來自元朗的鬍鬚哥，長居谷埔，跟村民相處融洽。

47

周潤發(發哥)是谷埔的常客，愛跟村民拍照、光顧松記用膳，圖為發哥跟松記員工和村民合照。



未來，他心念谷埔，「屋冇人住，田冇人耕。」「水閘爛了又不維修，入晒鹹水」，他盼望政府多投放資源，「以前理民府會俾原材料村民做維修。」

這段時光，他念茲在茲是食肆牌照，最終獲相關政府部門支持，他拿到牌照，但事情餘波未了。

松記用行動，修煉成鄉村的生活智慧，走出自己的道。25年來，他實踐有機的下而上改造，創造鄉村企業，建立公共空間，引入外來村民，不正是世界各地趨之若鶩的社區營造。如果沒有松記，人不會停下來，谷埔村民失去聚會的空間，遊客也找不到美食，香港鄉郊變得失色。

「市民有自由，就會識配套。好似沙頭角開放，好多人買咗船，多咗船，就是等開放。」

松記會否結束？

「睇下個仔會否接手，有一日做一日。」



一日校長終身校長：宋亞強

「父母在此過身，以谷埔為家。」宋亞強，於1973至1986年間擔任啟才學校校長。父親宋彤林於上世紀30年代於紐約打工，寄錢回村創建啟才學校，並為啟才校監，而身為村民的宋亞強，因利成便就讀啟才學校。當年有小學會考，能考上中學已經不易，他更考入師範，不同同輩人，大多移居英倫，他反而選擇投身鄉村的教育。

宋父親貢獻是金錢，他獻出是心力。「**所學貢獻出來值得，教育下一代感到自豪，見到學生成長成就，滿足自豪。**」

一世致力教育，舊生學有所成，有建築師、工程師、律師。谷埔人才輩出，他深表自豪。相隔40年，往事依然如數家珍。一生春風化雨，兒子也受他感染，當上小學校長。一門三代人貢獻教育，只求「**學生不危害社會，對人有益，明辨是非，不走歪路。**」

48 49

宋校長童年的照片(照片由宋亞強提供)

讀書難

「最喜歡谷埔因為「鄉情」，想起台灣的鄉土文學《鄉愁集》」

谷埔就他的教育生涯，他也成就谷埔。「有一老師叫周佩芳，為我恩師，後來去教協，是我的啟蒙老師。有次我無心學毛筆，留堂教我毛筆，教我執毛筆的方法。」

對鄉村小孩，升中學學習不簡單，1971年仍是4位小學生¹爭一個中學學額。而新界當時只有在元朗的一間中學，宋與谷埔學子只得往市區升學，但住所對村民是大問題。

「去九龍讀書，巴富街官立學校，1961年讀一年級，1966年中學六年級畢業。開頭住上水，住在親戚家中，難以每天來回谷埔，同一代(村民)楊瑞芳都係出外讀書。每天坐頭班火車7:30，當時的火車是燒煤，要1小時才到九龍上學。」

¹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開頭住上水，後來搬到蘇屋邨。本來有個親戚在谷埔，住在他的家中，一家四口，後來他們搬出來學維修車，成功申請公屋。所有原居民都有村屋，不可以申請公屋。所以他中學年代，住在這個親戚家中，200平方呎，住八個人，一間屋有幾個碌架床。做功課的地方都冇，只有在學校完成功課，回到蘇屋邨就是瞓覺。」

外出只為讀書，他仍掛念谷埔。「每個星期都會回到谷埔，坐78號去沙頭角，再坐手搖船，星期六回去，星期日就出返去九龍。」

宋在1967、68年考會考，當時很難考入大學，他選擇在柏立基師範學院讀書做教師。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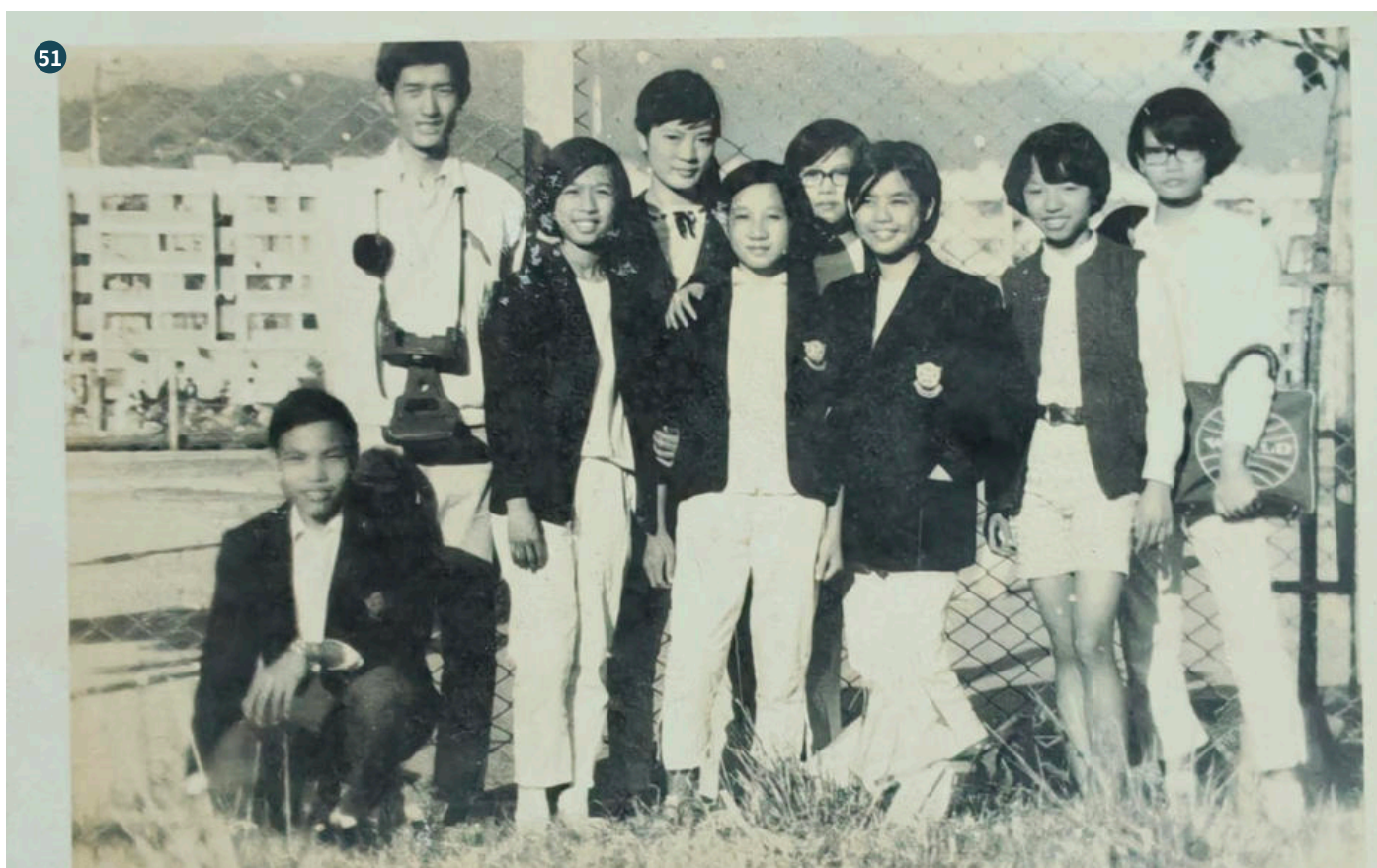
健碩的宋校長，曾考慮投入紀律部隊，後來才當上教師。(照片由宋亞強提供)

51

宋校長與他的學生，關係融洽(照片由宋亞強提供)



50



51



52

52

宋校長與啟才學校E室，現已由香港大學復修完成為谷埔客廳。(照片由宋亞強提供)

「掛名」村校的苦與樂

大專畢業，他放棄花花世界，卻回到成長的校園，享受鄉村生活，另外他也十分孝順，父母年紀大，在村中工作，很近屋企，方便照顧父親。

「我的上一任校長宋佩出去其他地方任職，叫我回來做啟才任校長。我當時在大埔舊墟公立小學教書。」
校長生涯，轉眼14年了。

校長只徒具虛名，**「啟才只有四至五位教師，大家人工一樣，我只是一個主任和村民，無校長之實。啟才學校跟出邊好不同，有少量村民做教書，但通常學校的老師做幾年就走，唔會做好長時間，好似我咁做長時間，就好少。」**

交通偏遠是大問題。**「因為交通不方便，如果老師結婚，又不能回家，所以老師通常工作幾年，就會離開。而且廁所要用化糞，很污糟。後生的老師過來谷埔，因為享受鄉村生活。我也享受鄉村生活，所以留在此裏。空氣好，有陽光海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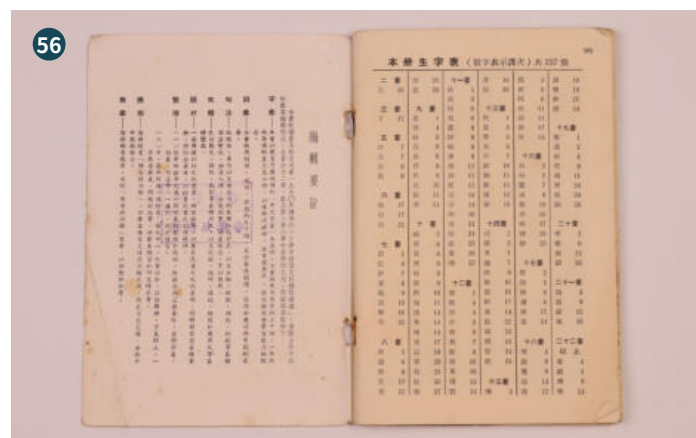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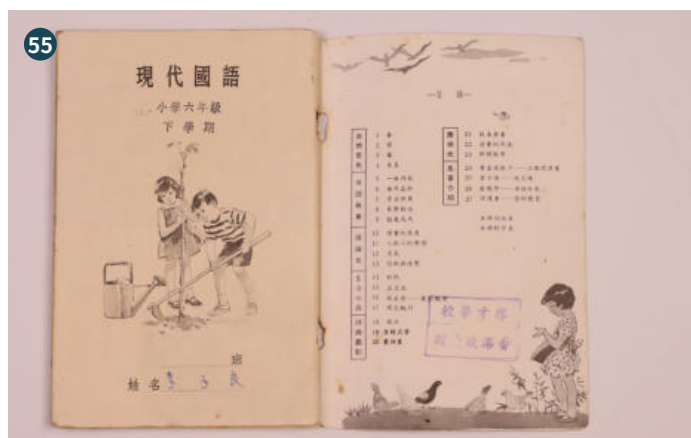
合資格老師不願來啟才，只有找中學生當老師，他赴任校長，教書更忙過不停。他到任時，校內有5位教師，學生約80人。當時村鄉學校大多因人手，採用複式教學：小一與小四，小二與小五合班上課，令宋的教學工作緊湊。

回想啟才的教學生涯是「開心」，因為小班教學，只有12至13人一班，學生都很好學。他採用的課本都是教育司署印製和批准，用現代出版社的書。他也依教育署教材施教，參加升中試，區內體育競賽運動：陸運會、水運會等。

他眼中谷埔學生是珍惜機會，**「學生都是勤力讀書，有心機，當時已經有政府資助學費，但書本要自費，因為無書簿津貼。」**



53 54 55 56
70年代現代出版社的國語課本。(文件由何瑞庭提供)



谷埔的「留守兒童」

「不要名利，精神滿足感。」

他早年招收學生是村民的下一代，後來村民陸續搬走，收生不足，招生成為他重要工作，「去不同村莊叫適歲學生入學。」

「適齡的學生，都不在村中，有可能招生。」

「本村的小孩不多，本村的小孩多數是出去外面讀書。父母都出去外邊工廠打工，無法回來居住，村裏面只有一兩艘手搖船。」

後來變成「大部份學生，父母村民在海外，為口搵食，有公公嫲嫲照顧。」

「有點似大陸的留守兒童學校，我當時也是靠海外家長，大部份都是學生都是父母在海外把小孩留在香港，他們會讀到完成小學，或者讀中學幾年，到英國升讀大學。因為父母不想小孩變成『竹升仔』，不要被英國文化同化。而這些父母覺得知識不足，反而注重家教。」



57
宋校長熱愛足球，常跟啟才學生競技。(照片由宋亞強提供)

受村民尊重的校長

宋亞強不但是校長，也是村民，見證谷埔的轉變。他努力教學，可惜敵不過時代，村民流失，學生越來越少。由他最早期，啟才有80位學生，拾級而下至70-60人；最後，到他離任時，只剩下40位學生。1986年他離開啟才，於沙頭角繼續執教鞭。

除了熱心教學，他為村出力，改變衰落。

1979年，他跟村民鄭志強和楊瑞良等人爭取興建公路，方便村民出入，搜集200多個村民簽名，並谷埔堤壩寫上「**理民府先生：我們要公路**」，並刊登在南華早報。後來，他們跟英軍反映苦況，但無疾而終。

「最後公路沒有成功，換來政府安裝電話，當時附近包括榕樹凹沒有電話。因為這次爭取，令谷埔和鳳坑都有電話供應。」讓當時村內的老年人，可聯絡市區的後生一代。

後來，他也經歷1996年地產商收地，打算發展谷埔，但遇上金融風暴，不了了之。

與他成長的谷埔，他形容現時是「荒蕪」。但生於斯，長於斯，**「出世至今，感情深厚，一草一木都懷念。」**



58

58

荔枝窩村長曾偉業及榕樹凹村長溫華聰，都是宋校長當年在啟才執教的學生，終在跨村交流會議上聚首。

59

宋校長與家人合照，他當年為照顧父母，所以不在城市工作，回村校任職。(照片由宋亞強提供)



59



家中珍寶——《八仙桌》

現任谷埔村長李木星安靜寡言，從小到大，由默默耕田到默默耕耘，典型安分守己的上一代。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李木星，在十多歲時全村人紛紛移民英國，他卻沒有趕上谷埔的移民潮，**「當時批了證給我，但是我沒有出發，因為聽到親戚回來說，千萬不要去打工，又被欺負、又刻薄、又被壓低人工，所以我就不敢過去。」**聽他娓娓道來，沒有選擇出國去衝去闖，也符合他的人設。

李木星不似其他村民，他不會一輪嘴說谷埔兒時回憶的快樂，跟他聊天往往一句起兩句止，他掛在嘴邊都是**「沒有什麼特別事」、「沒有很開心的事，也沒有不開心的事」、「記憶都不深刻」**。

不過身體語言最誠實，他一直說谷埔沒有物件值得銘記珍惜，卻每逢週末開檔後，總要收回一張不值錢的舊木枱，從來不會由它放在路邊，連太太都問他為何次次都要收枱，放在原處可以方便下次開檔，減省搬運，他卻答：**「這張枱不會再買到，如果下雨淋濕的話，木爛了就不會再有了，爛一張少一張。」**

李木星珍惜的是一張八仙枱，由他的爺爺留下來，逾百年歷史，小時候用來吃飯和做功課，老時用來給遊人休息。**「現在我和太太每逢假日都會擺檔，賣自家造的小食和飲料，這張枱放在路邊，給遊人休息吃**

喝，有些客人坐下時都說現在買少見少。」

八仙枱屬於上世紀的中國鄉間飯枱，約一米的正方形木枱，有如現今的麻雀枱。以前的木具全都是入榫，一口釘也沒有。通常每張八仙枱配四張長板凳，二人坐一張長板凳，八人圍枱，既飲且食，樂得逍遙，故命名為八仙枱。

李木星在十四、十五歲時已經離開谷埔，去市區打工，之後甚少回家。在他眼中，八仙枱只是鄉郊家家戶戶都有的飯枱，數十年前已不再使用，不過歷史悠久，他亦特別珍重。他近兩年與太太回谷埔長住後，乾脆把「平民古董」八仙枱與眾分享，好過封塵。

李氏家族一家在谷埔歷史遠遠超過一百年，連同李木星的女兒，已經共有六代，**「以我所知，爺爺的爺爺已經住在谷埔，以前住老圍，現在住田心。」**

60 61

每家每戶都有的八仙枱，左圖為田心李氏大宅，右圖為何氏農具古物收藏屋。

「在谷埔的童年，哪有時間玩，根本都沒有時間，有錢家庭的小孩才有時間。我幾歲時已經一放學，就要看牛、餵雞餵鴨、耕田，辛苦到不得了，小時候甩皮甩骨，童年真的不覺得有什麼趣事，也沒有開心或不開心的事，沒有懷念。」現在李木星跟太太簡單復耕，範圍比以前少，「生活不同，現在只是間中自己吃，以前種去賣，以前靠耕種維生。」

「我以前是讀不到書，不是不喜歡讀書，是讀不到書。」結果李木星在啟才學校未畢業，已經與幾個同村朋友出外打工，「小學時跟幾個好朋友一起做逃學威龍，逃學去人家的果園偷蕃薯、偷菠蘿，我們都不是讀書材料，沒有畢業。十多歲時，幾個大鄉里出省，乾脆一起出去打工，在油麻地一起夾租一起住，一起去酒樓打工，由細玩到大，看著大家都結婚生子，現在只有我一個回谷埔。」

「唔識字做酒樓，識字做寫字樓」李木星一輩子做飲食業，以前比現在更辛苦，找到人頂替才可以放假。長期有工開無假放，一年才回谷埔探父母幾次。

去廟街住，樓下大牌檔，他說吃得比在谷埔好。

「谷埔只有蕃薯飯，出去打工起碼有得食，出去有燒鵝飯。」小時候捉魚捉蟹就是為了吃，「捉到就有餐食，捉唔到就無餐食，後來大牌檔不用捉都有得食。」

直至2020年，李木星一如不少村民，疫情期間回鄉避世，其他村民偶爾回鄉，都沒有真正搬回谷埔，但是李木星卻偕同太太回到谷埔長住，女兒喜愛鄉郊，不時探父母兼活化鄉村，在祖屋辦茶粿班，燒柴煮食體驗，接待中學生入村認識谷埔，接待大學生留村露營。

「現在是另一種生活，不同市區的豐富。」在李木星眼中，沒有好壞之分，只是隨著年紀而選擇的生活，今年更成為谷埔村長，「都沒有人願意做，我就做了。」



62

時至今日，村民在慶典、宴會上都仍會使用八仙桌。

2025年鄉郊豐年節，理大團隊借用作谷埔新圍豐年市集之用。

63

為谷埔五肚中大跨學科教育研究基地的活動借用八仙桌。

64 65

收藏在谷埔村裏的八仙桌和功夫凳，供村民活動時借用。



豐年 城市

POP-UP
VILLAGE
IN CITY

深水埗
2026年
1月10日
—
2月1日

鄉村漫活小展覽

今晚打六虎

客家大廚...

鄉城相遇的1.5公里

更多資訊!
More info!

主辦
Organised by



資助
Funded by



支持機構
Supporting
Organisation



主視覺設計
Key Visual Design





回顧《豐年城市》：一場動人的城鄉對話

感謝各位支持，《豐年城市——鄉城相遇的1.5公里》已告一段落，5月鄉村再見，我們用相片再重溫精彩的城鄉故事。

承蒙Colour Brown、JOYS CAFE、福·式唐樓和半杯寮(排名不分先後)的支持；以及「南昌客廳」和「i-common」等共4間機構和10間小店的合作；與谷埔、榕樹凹和荔枝窩村民的參與，在短短四個星期內，透過一連串活動連結鄉村與城市。

由去年11月在粉嶺及上水公共圖書館的「光影80年·村越沙頭角老相片展覽」系列開始，到走進深水埗的鬧市，先後吸引逾千名市民參與，亦獲多家媒體報導。我們努力把鄉村帶到城市，重啟城鄉的對話。

走出展覽廳，讓深水埗成為我們的展場。

開幕禮中，深水埗的小孩親手繪製麒麟頭套，與谷埔麒麟隊一起，將客家喜慶帶入社區小店，在Colour Brown嚐到谷埔蜜糖咖啡，暖在心頭；JOYS CAFE 座無虛席，品嚐純素的「豬肉砵」和「茶粿」；福·式唐樓又再聽到客家六虎牌的歡笑聲；於「半杯寮」喝一口担水坑村種植的桑葉茶，讓鄉村的文​​化重現城市，既承傳傳統，亦融入創新。

市民除了品嚐客家的味道，亦欣賞百年客家服裝的手藝，見識村落間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香雲紗」，也穿梭小巷和小店間，了解1.5公里的城鄉步行道，細味客家婦女「趁墟」的往事。

暫別城市，再回鄉村。期待5月再聚谷埔、榕樹凹和荔枝窩，共慶豐年。有關活動安排，請留意稍後相關的公布。

讓我們再重溫是次的精彩活動：(下一頁)



1. 連結小店和社區：開幕禮

鄉村連結深水埗，從過去的歷史，延伸到現在的社區。連結的不只是歷史，也有今天的街坊。

開幕禮，我們由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實務副教授陳翔先生主持，並邀請鄉郊保育辦公室高級鄉郊保育經理(策略及傳訊)李培基先生、谷埔村前村長宋煌貴先生和SVHK Impact Capital and Community Making Lead 鄭滄汶小姐分享社區和鄉村活化的心得。

同時，活動將鄉村氣氛，帶入城市，邀請谷埔的麒麟隊表演，而來自服務劊房戶南昌客廳的小孩，戴着自製的麒麟帽遊走小店，講解客家文化。一齊舉行別開生面的「12隻麒麟去野餐」活動，走訪各家舖頭，如同昔日麒麟走訪每一個村莊，用歡笑聲與傳統文化，聯繫社區舖頭和人心。

66

嘉賓和谷埔麒麟隊為活動揭開序幕

67 68 69

麒麟隊精彩表演

70

小朋友戴着麒麟帽將客家文化帶入深水埗

71 72

谷埔村長楊玉峰為學生講解鄉村故事



67



68



69





2. 客家大廚

邀請曾登場谷德昭節目《消失的味道》的村民楊錦春和楊百嬌用創意方式，一反客家菜的濃烈和油膩，烹煮全素的客家名菜——豬肉砵和茶粿，融合傳統和健康。同場，我們也分享客家飲食文化和故事，令大家享受不一樣的美食體會。



73

全場滿座

74

純素的豬肉砵和茶粿，既傳統，又有創意

75

客家大廚楊錦春為大家介紹食物由來

76

為食客講解客家食物的故事





3. 鄉村時光機：口述歷史與茶藝工作坊

「四圍講故」活動，邀請村民分享客家故事，帶60多位聽眾，重溫昔日時光，講故事，說歷史。

客家女性的辛酸，復興村落的經驗，坐在Colour Brown的古董椅子上，聆聽村民的分享，我們彷彿坐着時光機，重訪過去的鄉村，展望城鄉的將來。

榕樹凹村的香香，對着30位聽眾，分享一段屬於時代的往事。

邊境鄉村，有過百人執勤的軍營，香香一家經營着招呼英軍的鄉村酒吧，她周旋於執行追捕任務的英軍與逃命的偷渡者。拯救無助人命，調劑軍人沉悶的心情。坐直升機上班，蘇格蘭兵的結婚賀禮，還有幾十年後，偷渡者重回村中的致謝，一切已是歷史。

77

一齊聽村民何瑞庭講故事，品嚐客家的桑葉茶

78 79

香香的分享，有大量舊相片，大家都非常有興趣。

80

村民李雅婷分享故事

上一代有過去，年輕的村民也在寫自己的歷史。谷埔村民李雅婷，她是少數仍留在村內的年輕人，她談到回到鄉村，是想做點事，不單為村，也為自己。她走過不同山水，看到各地的美景，卻發現原來心中最想念的是家鄉谷埔。回村辦教育，與家人復耕，她走出自己的路。

客家女生善於應付轉變，長袖善舞，男性又怎樣過呢？

谷埔的楊玉峰村長，他聚集村民，重新復興五肚，為了回復昔日作為村民泳池的水塘，每天回村，挖走兩噸沙泥。他的成功，不只一人，也感動村民一起回五肚種果樹，開闢果園，為村做事。而村民李安有則將復興變成教育，召集科大的學生一起復修舊屋，為年輕人提供實踐機會，學會用電鑽、鋸木條，一石二鳥。

谷埔村民何瑞庭與我們，品嚐來自沙頭角的桑葉茶，細數昔日嗜客家茶和古道的故事。我們亦邀請半杯寮朋友，用烘焙方式處理桑葉茶，帶出茶道的技巧。

80







4. 走訪 1.5 公里的城鄉步行道

深水埗的大街小巷，也是我們的展覽廳，遊走深水埗 1.5 公里街道，包括福華街、大南街、北河街及海壇街：逛小店、賞唐樓、細看寫滿鄉村小故事的路標，了解客家婦女「趁墟」故事。

二戰前後，鄉村自給自足，種菜種米，但仍需到附近墟市購物，買豬肉加麵、小孩零食。這 1.5 公里，正是谷埔婦女由五肚步行到碼頭，再坐船前往沙頭角的距離。今天，我們走回相若的距離，來到北河街墟市，依然人聲鼎沸，滿街都是新鮮農產品。

沿途可見區內的地標與歷史建築，如大金龍；亦可品嚐傳統涼茶，欣賞百年客家服飾。大南街上有文青咖啡店，也有尼泊爾等南亞族群經營的小店。從深水埗的 1.5 公里，想像鄉村的 1.5 公里，用雙眼感受一場城與鄉的對話。

沿途的「南昌客廳」、「i-common」、半杯寮、「福·式唐樓」或 Colour Brown 蓋上三個印章，還有機會獲得 2026 年 5 月前往谷埔的船票。

81

活動地圖，沿着街道行，走過小店，欣賞鄉村故事

82

百年的客家服裝與香雲紗

82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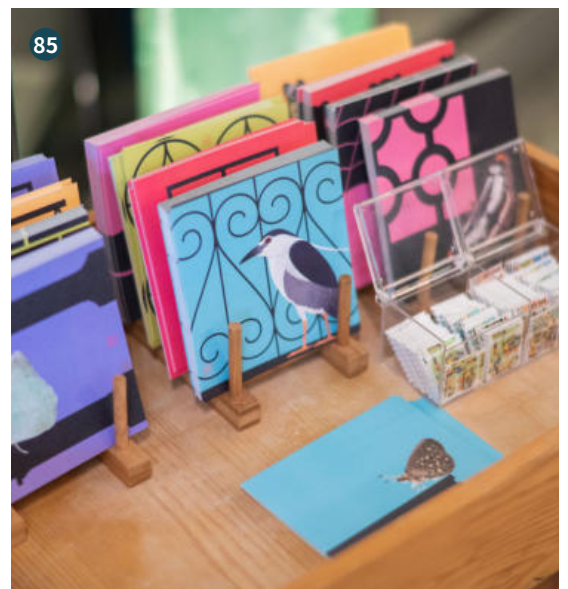
互動裝置，放鄉村小物和故事。

84

深水埗地標大金龍也有鄉村的故事

85

藝術家青花工作室設計的精美明信片，融入鄉村建築與生態





5. 傳承客家遊戲：今晚打六虎

市區玩麻雀，客家村玩六虎。

我們邀請村民彭靜芳(宋太)教授六虎牌遊戲玩法，分享六虎牌背後小故事，大家反應熱烈，樂在其中。現時懂得玩六虎牌的朋友越來越少，希望藉此保存這有趣的客家文化。

六虎牌是客家婦女傳統的玩意，圍爐玩牌，閒話家常。直到1990年代，在谷埔等村仍可見穿著傳統服飾的婦女聚在一起玩六虎。六虎牌深受中西文化影響，玩法中可見傳統遊戲的影子，而牌紙設計上亦見，撲克的黑桃、紅心及階磚的圖案。

86 87 88 89 90

宋太教授六虎牌，大家都聚精會神學習六虎牌

88







《沙頭角墟》 李源發

(改編自《斯卡布羅集市》)

主歌：

妳可會去沙頭角墟？
谷埔山腳的風輕輕吹，
替我帶句話給那姑娘，
她曾是我心頭的月光。

副歌：

(囑咐她) 找塊鹹田種玫瑰，
無土無雨也能開芳菲，
(再告訴她) 鹹水歌謠莫忘記，
沙頭角的月照人未歸。

副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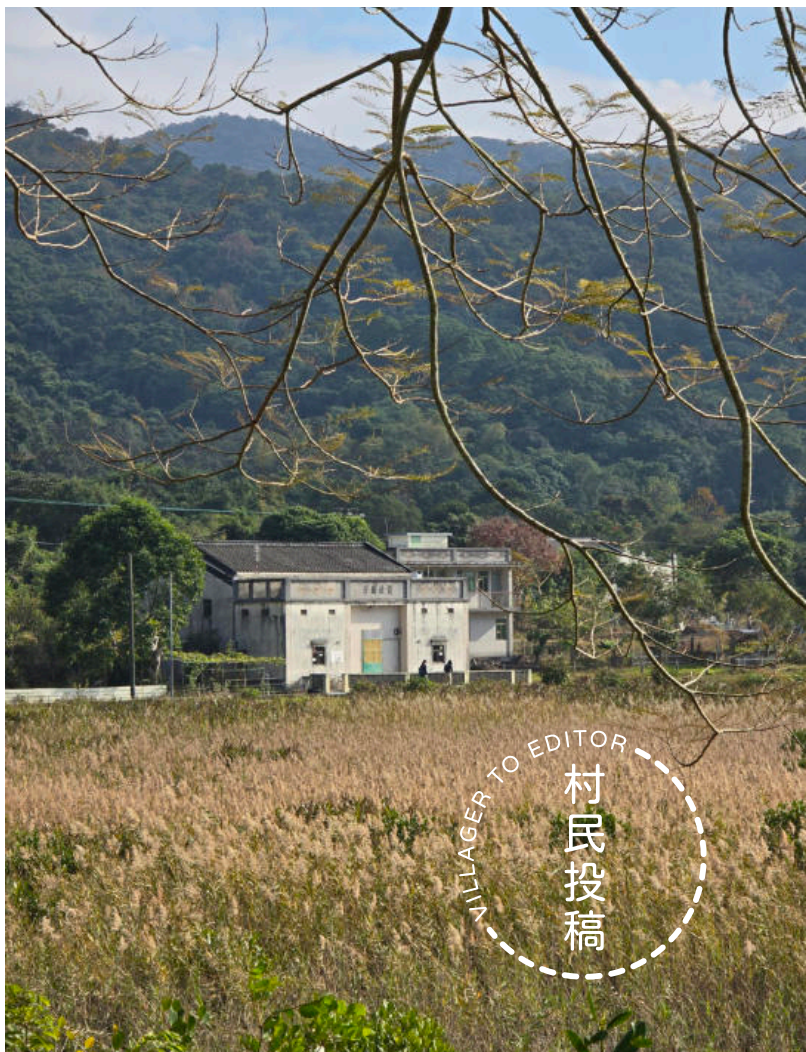
(囑咐她) 記得繡件麻布衣，
無縫無針也無裁縫跡，
(再告訴她) 尋一畦香芹與迷迭，
沙頭角的海潮正低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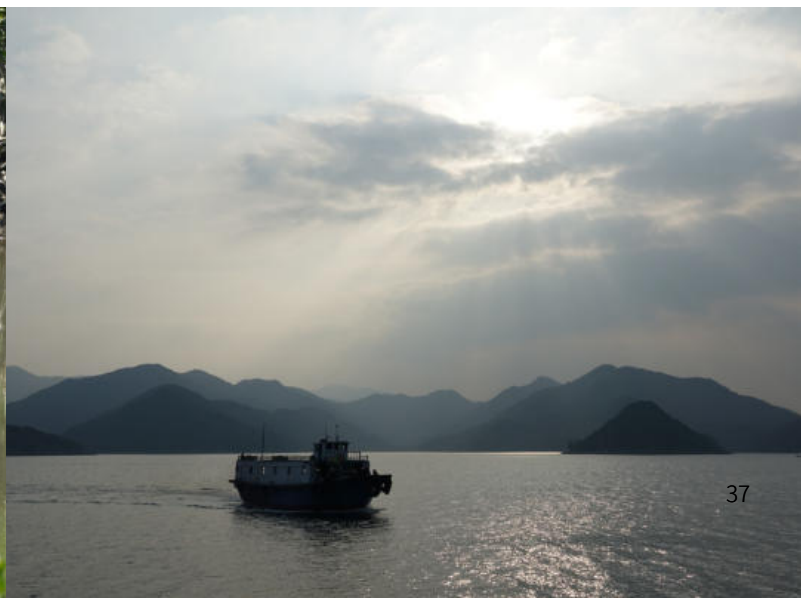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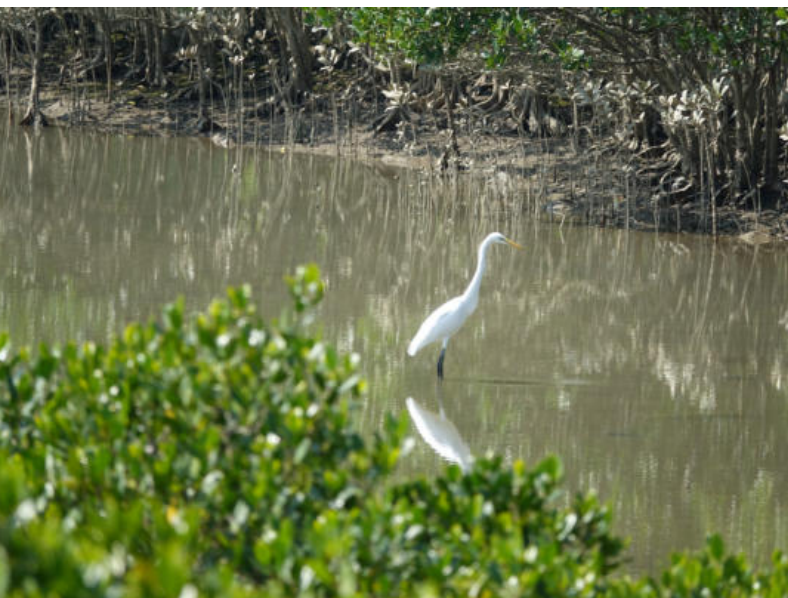
尾段：

妳可會去沙頭角墟？
山徑彎彎鷺影低，
若她問起漂泊的我，
就說浪子終會回故里...

主歌：

妳可會去沙頭角墟？
潮水退去露石堤，
替我問問那舊時人，
是否還念谷埔的雲？





VILLAGER TO EDITOR
村民投稿

《童年軼事》 宋關仁

一草一木有我情，東南西北留童貞；
一土一坵是我根，熟悉魚性識鳥音。
有諳童謠我識唱，捉蟬撲蝶網蜻蜓；
騎過黃牛種過地，山水與我連理身。
朝夕弄潮衣衫濕，赤足裸身走田園；
水陸皆是童天地，不懼安危膽包天。
不畏日炙暴雨淋，不管狂風雷公天；
放蕩任性不聽話，好動迷戀大自然。
萬籟俱寂月星稀，夜釣青蛙摸黑天；
惟恐鬼神哭號叫，壯膽頻吹口哨音。
臭味相投共討好，搬頭攬頸同路人；
書聲幾句牽頭起，一誦齊和朗朗聲。
自製鐵環當玩意，放送風箏飄九天；
一塊木頭當滑板，山坡草壩滑流連。
吹起自製蘆慈笛，吹響樹葉當簫音；
小弟阿妹隨聲起，曲曲謠歌樂歡喧。
山邊捉了金絲貓，圍觀角鬥賭斗零。
橡皮樞杈當弓箭，射鳥箭箭落空林。
一窩稚鳥討童心，群童爭相獻殷勤；
養鳥最大童心願，夢寐有鳥家中鳴。
喂養雛鳥最衷情，打蟲捉蟲鋤蚯蚓；
百般呵護密密喂，堪比服侍病娘親。
羨慕大人享抽煙，歪想手中有一根；
乞求討煙遭奚落，惟有捲紙當香煙。
暮春群蛙咯咯喧，夜提氣燈照田園；
夜夜蛙獲無空囊，賣得零錢買包煙。
懶讀詩書不諳寫，老師體罰沙藤鞭；
放學歸途急步奔，丟下書包下田園。
夜間蟀鳴草叢間，召集群童齊搜尋；
忽然夜鶻怪聲起，跋足狂奔競爭先。
秋夜耿耿數星星，圍攏長者聽古今；
模擬鬼哭仿妖叫，夜闌群集扮鬼神。

我愛撥槳好搖船，搖著小船海灣轉；
拋下竹籠捕海鮮，標魚叉蟹掛螺蚌。
夜隨阿哥出海蕩，授予我漁操作方；
阿爸不讓我出海，怕我意外溺水亡。
阿哥護我匿船倉，暗中一起急出航；
童年愛海甘冒險，自願捱夜睡香棚。
炎夏嬉水解暑炎，晚晚沖涼浸溪潭；
黃昏餵雞洗雞棚，牽牛安頓入牛棚。
晨早放牛出牛欄，趕鴨放雞銀豬嫵；
啟才鐘聲頻催緊，急急奔命上學堂。
中午肚子雷鼓響，粗食番薯當飯糧；
粗茶淡飯貧亦樂，最怕老師罰留堂。
採摘豬糧上山坑，驚怕失足跌落崗；
沖洗豬欄幫做飯，夜裡讀書焙豬糧。
挑水儲存入水缸，添加柴草入灶房；
沖茶洗碗燒熱水，出盡勞力幫爹娘。
父母贊我好兒郎，只給我買貓眼糖；
賣了大豬才獎賞，買件笠衫當名裝。
當年十戶半貧寒，鶉衣百結褲穿襠；
男女都是光腳板，北風颯颯過冬寒。
代文盲務農忙，農村孩子鬥智強；
上山打柴割草燒，掃地煲茶洗衣裳。
田裡檢拾稻餘穗，拾取海貝幫家糧；
路邊餓等娘親歸，背上侄女哭斷腸。
地僻鄉荒窮地方，誰個不曾當牛郎？
下田鋤地淋瓜菜，烈日暴曬皮膚傷。
年少家境雖貧寒，苦中有樂不難嘗；
父母鼓勵勤讀書，期待長大賺大洋。
往事歷歷永難忘，動輒毆打鬧一場；
泥巴石子互對擲，惡言咒罵不相讓。
打架嚴懲罰留堂，阿爸巴掌打臉龐；
痛罵扭耳雙腳跪，傷我筋骨餓一餐。
毆鬥肇事不包容，老師記過入檔案；
事過各人笑復親，互不記仇軟心腸。
讀書不成疏於荒，父母失誤教無方；
窮鄉兒女早當家，兒童權益沒保障。
少年離家老還鄉，今時房子田園荒；
不見情濃鄉親影，天空一樣孩時樣。
想起草堆想柴房，土墩暗徑未遺忘；
三叉村路重溫走，彷彿回到童年郎。



版權所有 © 2026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如需使用書中文字、照片及插畫，請與本團隊洽商。所有文字、照片及插畫未獲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轉載或轉售。任何查詢，請以電郵 gatherinkukpo.polyu@gmail.com 聯繫我們團隊。
Copyright © 2026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Design. To use the articles, photos and illustrations, please kindly contact our team. No articles, photos and illustration may be reproduced, transmitted or resell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our team at email gatherinkukpo.polyu@gmail.com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一定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觀點。

Any opinions, findings, conclusions or recommendations expressed in this material/ even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主辦及出版者：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樓

Organizer and Publishe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Design

Address: Jockey Club Innovation Tower (Block V),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村最重要是人，有人，才有村。

如何留住人，不只是香港，也是世界鄉村的共同問題。

理想的鄉村復興，應該是由村民主導、

城市參與的合作關係。

松記係過日辰，贏不到甚麼，贏到啲客朋友，開心傾偈，

大家啱傾就得。有人見到松記，就嚟探我。

所學貢獻出來值得，教育下一代感到自豪，

見到學生成長成就，滿足自豪。

這張枱不會再買到，如果下雨淋濕的話，

木爛了就不會再有了，爛一張少一張。



ISSN 3005 - 7264



9 773005 726404

《村越——文化連繫鄉村、城市、地域》

項目負責人
陳翔

項目統籌 | 歷史研究 | 作者
袁智仁

項目助理
葉穎珊

攝影
陳翔 高野

設計
符士汶 蕭海妍 黃卓軒

其他作者
黃碩政 梁佩珊